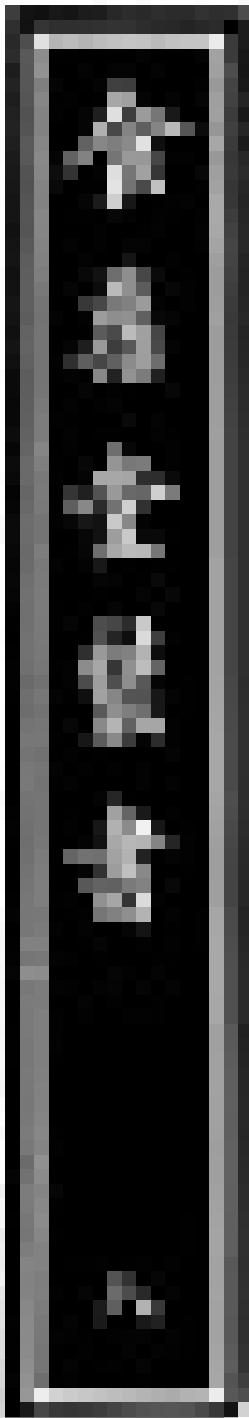


食舊堂禁書

八



晉書

戰國秦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臣又曰晉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皆不見所出燕策云陽虎之難孔子逃于衛亦未聞

齊策孫室子陳舉注公孫家子猶宗室云稱號甚別姓苑

有室

孫氏

燕策蘇代遺燕昭王書云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天下孰敢不聽秦齊稱帝之後又有此游談當時已無魯連其人大聲呵之而昭王猶善其書何哉

司馬貞補史記序云本紀十二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

時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
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二十篇象閏餘成歲張守節論
史例襲之惟改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舉
全數餘一日象閏子長本無此語穿鑿可笑王若虛曾
斥其妄

五帝紀北發當是北戶大戴禮記作大敎不可解曲阜
孔檢討廣森補註云大大人汪芒氏之國也敎敎民也
其爲人黑山海經有焉

裴氏集解引鄭玄云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左傳成十
七年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虞書孔傳全 鄭意與傳相反何
也

余嘗疑少昊是古官名見史記志疑一今又得一證越絕計倪
內經少昊主金與祝融后土立冥太皞爲五方之官則
爲官名審矣

夏本紀與河渠書及漢溝洫志並言禹治水在外十三
年尸子言十年吳越春秋言七年三國志高堂隆傳昔
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
後歷年二十二載蓋依史漢之十三年又并鯀九載數
之也其實當以孟子八年爲定金仁山謂兗州賦十三
載乃全故以爲十三年說本禹貢注疏蔡九峯諸儒已
非之孔疏引馬融謂禹治水三載并鯀九載爲十三年
八州十二年平兗州十三年平未免臆撰至路史作治

水三十年尤不足信

周本紀載呂刑惟貌有稽作惟訛有稽海甯陳仲魚名鱣

云說文糸部引周書作繙訓爲旄絲次繙字於細字之下當有細義言維細有所稽攷也貌字乃衛包私改郭忠恕汗簡釋繙爲貌失之矣史記訛字疑繙之誤說文訛重文作麌與篆文籀形相近耳嚴九能云古兒字作繙故汗簡云然此古文假借非誤也古文廟作廟亦从繙省廟者兒也

紀言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元未可深信然欲攷世表世家年次不得不依以爲說許周生謂本紀誤竹書十二年流彘近之

溫公通鑑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子自壞其紀綱特著篇首爲後世戒宋樓鑰獨謂此書之作實繼左氏傳溫公不敢顯言之爾左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攻媿此論甚確見本集

太史儋言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紀與封禪書合秦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及漢郊祀志水經渭水下注竝作七十歲余謂自始皇初生逆數至惠文改元爲六十六年而後四年西周亡鼎入秦恰得七十年海甯錢廣伯云名馥恰得七十既非初生復非卽位如何似當闕秦本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鳥身上似脫中衍二字不然太戊妻之當何屬而下文所謂中潏者

又誰之玄孫廣伯云其玄孫曰中濬上有中衍之後句
武王之謚疑當以悼武爲定廣伯云下文悼武王后出
歸魏則本篇有足證也

秦初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史不著其目參攷漢志續志
連內史祇三十五尙缺一郡案水經灤水注云始皇二
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更曰燕國余據以補
郡數之缺詳史記志疑四趙誠夫水經注釋引顧亭林北平古
今記謂漢志廣陽國昭帝元鳳元年置當以昭帝置者
爲定恐未盡然孟堅志地理但舉大畧文義簡古不能
盡詳卽如漢更秦廣陽爲燕國高帝時封盧綰及其子
建文帝時封劉驛武帝時封子旦直至昭帝因旦謀反

誅地入于漢改用廣陽舊名宣帝仍而不易中間凡二
次國除爲郡孟堅皆不書則其不言秦廣陽郡者畧也
秦有黔中高帝更名武陵孟堅不云故秦黔中郡亦是
脫畧不書與廣陽一例矣

始皇本紀年十三歲古無年歲竝稱者日知錄謂古人
但云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錢廣伯云孟
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趙策太史曰年幾何矣對曰十
五歲矣則言歲不始于太史公

許周生云始皇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
屯畱軍吏皆斬衍死字漢志無遷其民於臨洮此爲一事據漢
書五行志所引止此可證以下另爲一事將軍壁死壁當

是將兵在外者卒屯畱蒲鶴反

前所衍死字疑在此

戮其屍蓋蒲鶴以屯

畱人聞遷屯畱民懼禍及已故因將軍之死而反

亦卽死故戮其屍也

呂后紀末前言東牟侯與滕公除

宮麾執戟者搭兵罷去載少帝出則宮中已無一人乃

又云代王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此十人

何自來乎且天子未出而一麾罷去今帝已出而十人

者謬言天子在宮以止代王之入轉必待太尉往諭然

後去則十人明是太尉所使俾知操縱之權實出于己

故文帝卽夜拜宋昌張武收兵柄以備不測一時君臣

情事史公以掩映之筆出之綜核上下文史公不應乖

反如此固自其微意所在爾

泰山碑曰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是
帝而亦可稱遺詔也

嶧山碑極簡古決是秦時之文水經泗水注始皇觀禮
於魯登嶧山命李斯以大篆勒銘山頂名曰書門其鄭
重如此且爲刻石七篇中之第一篇太史公獨闕不載
何也盧學士謂史文有脫誤其說見所著鍾山札記

春秋之法雖無事猶必書孟月史記周以後本紀是年
無事則并年逸之獨始皇紀於三十年特書曰無事此
史公創例全書亦祇一見

始皇因圖書曰亡秦者胡乃發兵擊胡而不知爲胡亥
路史後紀注引世紀曰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

誅豪傑何其類也

子長爲項羽作本紀班叔皮譏其失唐已來諸儒皆言
羽不當列本紀惟羅泌以爲得編年之法未敢謂然明
吳偉業綏寇紀畧言張獻忠自爲一文厯評古帝王以
楚霸王爲最眞盜賊之語也

高祖本紀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
布鄱陽全氏經史問答謂洮水當作汎水在九江布敗
于蘄反走其國又敗于汎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于番
陽許周生云別擊者擊布別將之軍非布在洮水也追
得斬布鄱陽遙接上文布走令別將追之也全氏似未
審

世表從湯至黃帝十七世依史數之是十八世非十七
世許周生云諸數世次處史蓋離身數而志疑悉連身
數之以致悉差一世

十二侯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周生云志疑辨平王東
徙在五年案周之東徙在平王元年無疑謂在五年者
非也犬戎方伐周弑幽王平王以辟戎寇而徙揆諸情
理必不能遲至五年之久或謂平王未必倉卒徙都亂
定後乃至洛夫詩譜不言以亂故徙居東都乎若亂定
則不必徙矣平王徙洛豈晉徙新田之比哉管蔡世家
言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爲諸侯六國表秦本紀全

系秦爲諸侯于幽王之末本紀言秦襄公將兵救周

因卽以兵送平王此又徙東都在元年之確證也

周生又云晉文公過衛志疑據晉語韋注在衛文公十八年以世家書于十六年爲誤案世家以晉文過衛在衛文十六年甚確左傳晉文于僖四年十二月奔狄于五年處狄自五年始十二年而行過衛則政當衛文之

十六年國語亦言蓄力一紀可以遠矣乃行過五鹿子言十有二年必獲此士僖二十八年晉取五鹿則衛文十六年過五鹿內外傳所全惟內傳與文

公不禮野人與塊爲一時事而外傳以過五鹿在適齊前過衛在去齊後爲有岐誤國語言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必定是見伐特虞其來伐耳若方當見伐則當曰有邢狄之變矣韋昭注以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爲

文公過衛之歲殊非文公自去齊後于衛曹鄭旣不蒙見禮而宋襄楚成亦止聞乘馬厚幣之贈未嘗假館自衛至秦雖經歷多國而道途元非遠隔入秦在二十三年則過衛亦在二十三年史表所書非誤若謂僖十八年過衛則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此六年中文公淹留何國乎

鄭襄公十八年晉樂書取我范索隱本作汜左傳成四年釋文云汜音凡或音祀王栗臣孝廉云成臯之汜水當作汜濟陰有汜水音汎又音凡成臯之水與之全字全音故師古注漢紀謂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爲祀卽釋文或音祀說也可知祀乃俗音因汜與江有

汜之汜相近故俗呼之曰祀至今相沿不變而成臯之
汜水直書作汜水矣若果汜水何以舊音凡且左傳王
出適鄭處干汜杜注鄭南汜也正義謂鄭有南汜東汜
又楚伐鄭涉汜而歸又秦軍汜南俱作汜音凡則成臯
汜水之宜作汜水審矣況正義謂涉汜之汜是地名

汜合

高祖功臣表昌武侯單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此漢
時保辜限也今律以受傷之輕重定期限之多寡手足
及他物傷者限二十日刃及湯火傷三十日折跌肢體
及破骨墮胎五十日以被傷時刻爲始過一刻卽爲限
外

功臣叩侯表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案周成不知何代人唐志周成解文字七卷亦不言其時文選注及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亦引之

建元侯表書符離侯路博德之功曰將重會期書衆利侯伊卽軒之功曰手自劙合班書亦往往效之唐樊宗師專學此等句法

禦兒侯亦作語兒水經注引吳黃武時由拳西鄉產兒墮地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腳折金乃生案永樂大典本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

褚少孫續建元侯表載田千秋上孝武書有蚩尤畔父黃帝涉江之語漢書千秋傳無之豈刪而不錄耶